

## 舞钢烙馍

◎张慧琴(河南舞钢)

烙馍也叫单馍,是用小麦面粉在鏊子上烙的一种薄饼。用温水把面粉和成比饺子面还软一点儿的面团,也可以用开水把面烫一半,温水拌一半,用筷子搅成絮状,揉到一起和成面团,饧一会儿;我还喜欢掺一点儿细玉米面,加酵母把面发酵,烙馍做出来利口好消化,尤其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烙馍,过去都是用鏊子,后来用平底锅,现在多用电饼铛。用平底锅和电饼铛方便,但我觉得烙单馍还是用鏊子好,烧煤炭或煤气灶,馍软鼓泡起花,口感好。

烙单馍,不搁油不放盐,把面擀成薄片,在鏊子上干烘,看着简单,但手不熟就挺难为人的。20世纪80年代我初到舞钢,那时都是烧鏊子烙馍。早晨起来,熬一锅粥,开始烙馍。在案板右边支起鏊子,拿点儿糠柴,一人烙馍,一人烧鏊子翻馍。没有帮手的,只能一个人边擀边烧鏊子边翻馍,上一把下一把,稍不注意火就灭了,那那儿又吹又煽,弄得鼻子一把泪一把。

在舞钢平常自家吃饭、有客人了或谁家有事了,都烙馍吃。我家北院有俩十来岁的小女孩,妈妈早逝,小姐俩常在院里烙馍,手法娴熟,配合默契。

如果谁家办丧事,那烙馍的场面可谓壮观。舞钢的风俗是,人去世了当天殡葬,一边报

丧接亲戚,一边安排做饭。过去交通不便,馍店又远,买馍或发面蒸馍都来不及,只能烙馍。左邻右舍的女人都提着鏊子去帮忙烙馍,几个案板一溜摆开,一人烙馍一人烧鏊子翻馍;手巧的女人,一人供俩鏊子。在案板上撒层干面,把和好的面团下成鸡蛋大的面剂,放到案板一边,左手拿着两头尖的小细擀杖,右手拿一个面剂,在案板上轻轻揉一圈,四个手指一摁,摁成小圆饼,抓点儿干面放上,擀成大圆片,然后把面片往小擀杖上边卷边擀,转圈擀一周,擀得饼薄如纸,跟鏊子一般大,用小擀杖挑起搭到烧热的鏊子上;烙馍定型,翻面,鼓起大泡,再翻面烙片刻即成。烙馍和烧鏊子配合默契,得心应手,像表演手工大赛一般,简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烙馍通常是卷菜吃。菜品不论荤素、生熟、热凉都可以拿来卷,炒萝卜丝、炒豆角、炒绿豆芽、辣椒圈、醋熘土豆丝、炒懒豆、干豆腐丝等都是不错的卷菜。如果招待客人或下饭店,辣椒炒肉片、京酱肉丝、孜然羊肉、猪头肉、酱牛肉、五香驴肉、烤鸭片等都是烙馍的黄金搭档;小葱、荆芥和五香豆瓣酱是卷馍百搭,和啥菜都能配。

烙馍卷葱,撑得直哼;烙馍

面、倒回都由奶奶一人操作。收面、倒回像跳双人绳一样要选准切入时间和退出时间,明眼人看准驴的方位进入磨杆的半径内,跟着驴转一圈把面收回来,箩后倒回也是如此。奶奶是盲人,还是小脚,全凭听力掌控收面、倒回时间和节奏,操作却很自如。“一套面”需要重复上百次这种动作,都不与毛驴发生碰撞,不知道奶奶是如何做到的,真令人叹为观止。

奶奶洗衣服要到村头的小河边。那时洗衣服用到的东西是几片皂角,一个棒槌,一块石头。奶奶蹲在河边,摸块石头把皂角砸碎,裹在衣服里在石头上反复地揉,然后又用棒槌捶,捶一会儿,揉一会儿,再放到水里投一投,直到把衣服洗干净。她那熟练的动作,不托底儿的人谁也不认为她是盲人。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眼前就会浮现出李白小时候在河边遇到的那个铁杵磨针老太太的形象。

老天关上一扇门,会开一扇窗。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她“过耳不忘”,记性也特别好。和她有“一面之交”的人,声音和名字就会刻在她的脑子里,像是程序输入了电脑。村上的人,外乡的亲戚,不论谁到我家,哪怕只来过一次,她都能立马叫出对方的名字。我们哥俩的生日父母都记不清,她却

记得真真切切,那时没有钟表,出生时晚上几更天白天太阳高都能说清楚。奶奶的大脑就是一部“断代史”,家中 and 村上大小事都有“记载”。

小时候,奶奶常把教父亲的儿歌念给我们听,如“板凳板凳擦擦,上边坐个大哥”“山老鸱黑黝黝,到她娘家住一秋”等。这些童谣当时记得滚瓜烂熟,谁说得还好受到奶奶的表扬。上中学后又爱听她讲生活中的故事,前三皇后五帝,总是讲得娓娓动听,时间、地点、人物,记叙文的“三要素”比“秀才”运用得都娴熟。

奶奶的一生阴差阳错地都在多事之秋,缺少少穿,交通、通信落后。奶奶的娘家在鲁山县,距我家只有一百多公里,现在一天能跑个来回,可在当时就是“天涯海角”,半个世纪的时间她只回娘家看望过一次。奶奶与娘家沟通的唯一方式是书信。记得有一年突然收到了奶奶娘家的一封信,信封里装着一缕白布,那是奶奶的母亲去世了。奶奶不吃不喝,几天缓不过劲儿来。

每当我回忆起奶奶的这些琐事,就感叹苍天对她不公。如果是现在,一次眼病怎么会导致双目失明?区区一百多公里怎么会隔断父女母女情?人生没有如果,只有遗憾!

## 隐形的坚强

◎李秀芹(山东淄博)

于大妈65岁那年,儿子大勇检查出了恶性肿瘤。于大妈取出家中所有积蓄,说即便卖房子也要给儿子治病。

五年中,于大妈陪着大勇辗转于各大医院。多家医院都劝于大妈放弃给儿子治疗,因为大勇的病情太严重了,已经没有治疗的必要。但于大妈就是不放弃,她说,儿子就是她的命,若儿子没了,她活着还有啥意义?

邻居们也很担心,害怕大勇走后,于大妈接受不了打击。老年丧子,还是失独,这事儿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无法承受。

邻居们商量后,决定让我找于大妈谈谈,既然医生都让于大妈有思想准备了,那她也该心里有数,尽人事,听天命。但我见了于大妈,这话在嘴里绕了半天也没说出口。于大妈说起大勇的病,声泪俱下,还是那些车轱辘话,她不能没有儿子,若大勇走了,她也不活了。我只能违心地劝她,大勇年轻,只要心态好,一定能好起来。

看着于大妈的状况,大家都说,大勇若真有一天走了,于大妈肯定崩溃。

大勇是去年冬天离开的,得知消息后,邻居们都第一时间赶到于大妈家中看望。我还特意喊了个医院退休的老姐妹同去,万一于大妈悲伤过度,她好现场救助。

于大妈没有哭,她老伴哭,她还说他不懂事,当着孙子面哭,不怕吓到孩子。这天,于大妈一反常态,反而让我们更担心,大家商量后,排好了班,轮流陪伴她。

接下来的一周,于大妈还是说车轱辘话,但话题变了,言语间惋惜儿子早逝,但她又给自己布置了新任务,代替儿子,把孙子抚养大。她打算好了,以后一周去市里看孙子一趟,给孙子送点钱。这几年,儿媳一个人带孩子也不容易,她要多帮帮儿媳。

见于大妈又有了心理寄托,我们也放心了。大勇走了半年多了,于大妈没在我们面前哭过一次,她又回到了正常轨道,每天早晚跟着我们一起锻炼,而且更加注重养生了。原来她吃饭只图吃饱,现在一日三餐也讲究起营养搭配。

上月她还在家里拉了网线,让我教她上网,说无聊时刷刷短视频、追追剧。大勇走后,于大妈想开了,她得好好活着,而且是有质量地活着,自己身体好了,才不给别人添麻烦,才有精力帮儿媳把孙子培养长大。

昨天于大妈对我说起大勇最后和她相处的时光,大勇那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她竖起了大拇指。她知道,这是儿子对她的肯定和鼓励,她要勇敢地活下去,这样儿子才能走得安心。

于大妈说,她现在早上醒来,首先想到儿子给自己的“赞”,也会默默告诉自己:你是好样的。晚上睡觉时,她也会给自己点个赞,对自己说,这一天,你按儿子期望的样子生活了,好样的!

以后我也要每天给于大妈说声“好样的”。一程山水,一程心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过不去了,或未来一定过不去了,但到了那个时刻,总有一种力量支撑我们走下去。这种力量潜伏在我们身体里,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冒出来,让我们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

## 盲人奶奶

◎李国献(河南舞钢)

奶奶出生在1907年,是大清王朝气数将尽的年代。奶奶“过门儿”不久,得过一次眼病,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便成了盲人。此后,她再也没有照过镜子,在“黑暗”中走完了“光亮”的一生。奶奶1996年去世,距今已20多年,时间会抹淡人的记忆,但奶奶那些平凡而又令人赞叹的往事总是历历在目。

奶奶是个“小脚”,这是封建糟粕在女人身上留下的印痕。我记事时她的年龄还不到六十岁,常常穿着“连襟衫”“叠腰裤”,脚脖子上缠着绑带,穿着粗布尖头鞋,走起路来一摇一晃,耳朵上的两个耳环也不停地荡着秋千,与戏文里的那种“三寸金莲”行若丝柳没有什么两样。她个子高挑,皮肤白皙,脑后挽着一个发髻,上面插着银簪。如果不是眼睛失明,一定是村上的大美女。

奶奶盲而不闲,什么家务都干。做饭、磨面、洗衣样样都会。我上小学时生活艰苦,常吃杂面烙饼。一个人烧鏊子,一个人擀面饼,奶奶是擀饼的,她做好的面饼凭感觉能准确地搭在鏊子上,每次都不会出现误差,就像卖油翁钱孔沥油一样精准。更神奇的是磨面,过去磨面靠石磨,一间房子,一架石磨,一头毛驴,奶奶就是磨面这台戏的“台柱子”,收面、箩